

芦青河口那围遭儿树多。大片大片的树林子，里面横一条小路，竖一条小路，非把人走迷了不可。因此河边的各家老人都常常告诫自己的孩子——特别是姑娘：没事儿，千万不要往林子深处走！可二兰子倒蛮不在乎。她常钻到林子深处割牛草。家里人阻拦她，她就说：“不怕，不怕，我到年都十九了！”妈妈脸一沉：“十九了更不好！”二兰子把一截草绳儿往腰上一扎，提起镰刀说：“我去！我去！我偏去嘛……”



— 学生版 —

名家精品阅读之旅

张炜

小说

主编◇李晓明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张炜

小说

主 编◇李晓明

副主编◇李佰慧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炜小说/张炜著;李晓明主编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6.6

(学生版·名家精品阅读之旅)

ISBN 7-80702-407-0

I. 张... II. ①张... ②李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4965 号

丛 书 名 学生版·名家精品阅读之旅

Zhangwei Xiaoshuo

书 名 张 炜 小 说

选题策划 周海英

作 者 张 炜

主 编 李晓明

责任编辑 周海英

装帧设计 岩冰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 李洁华

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网 址 www.jlws.com.cn

印 刷 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mm×960mm 16 开

印 张 16.875

印 数 1-10 080 册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0.00 元

书 号 ISBN 7-80702-407-0

张炜，1956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，原籍山东省栖霞县。现任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。专业作家。

1975年开始发表诗，1980年起开始发表小说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古船》、《九月寓言》、《柏慧》、《家族》、《外省书》、《能不忆蜀葵》、《丑行或浪漫》等11部，中篇小说《蘑菇七种》、《秋天的愤怒》等17部，短篇小说《声音》、《一潭清水》、《玉米》、《冬景》等130余篇，散文《融入野地》、《夜思》、《羞涩和温柔》等，诗《皈依之路》、《松林》等。作品曾多次获奖。

《古船》分别被评为“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”和“中国文学百年百优”，“台湾金石堂最具影响力图书”，《九月寓言》被评为“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图书”。近作长篇小说《外省书》、《能不忆蜀葵》和《丑行或浪漫》在文坛反响热烈。



— 学生版 —

名家精品阅读之旅

鲁迅小说
鲁迅散文·杂文
茅盾小说
茅盾散文·杂文
老舍小说·散文
沈从文小说
沈从文散文
郁达夫小说·散文
巴金散文
冰心散文
孙犁小说
朱自清散文
秦牧散文
萧红小说·散文
王蒙散文
毕淑敏小说
毕淑敏散文
丁玲小说
铁凝小说
刘墉随笔
张抗抗小说
张炜小说
毕飞宇小说



责任编辑：周海英 / 装帧设计：**岩冰** 设计工作室

E-mail: soulu@sohu.com

心灵之果

以后，人们回顾今天的文学，也许会发现这个时期有一部分人的努力很感人。他们在倾尽全力，使长篇小说避免成为一种有害的文体。自我苛刻，节俭，还有静心守意。压缩，以使其坚硬，使精神有硬度。今天，读者的浮躁和作者的浮躁是一回事。可庆幸者，是有人还在想办法，在缄默抵御。情感无节制，心中无立场，油滑当幽默，电脑代笔耕。这样的情形一旦普及就可能产生危机。“微机”时代特有的危机。

尽可能不让无聊的读者培养无聊。任何时代的杰作仅仅面向有道德有操守的阅读，即使剩下最后一角。写作者与体力劳动者不同，写作者一旦失去了尊严就什么也不是。诗，散文，短篇作者，他们有时会失去尊严。可是长篇作者最容易失去尊严。稍具历史眼光就不难发觉：长篇作者的傻，摇尾乞怜，追富，粗疏，庸俗，一经时间之河淘洗即全部裸露。于是一个操持长篇的人会时常感到恐惧。

像写一个精制的短篇或一首诗那样写出长篇的每一个字，人和作品才有可能变好。敢于写内心，敢于最朴素地写，有一点点矜持，在这个喧嚣叫嚣涂油彩的世界上则需要几分勇气。

迷于长卷的，该试着写出一个完整的短篇；一直镂刻短章的，就开始第一部长篇。

总之，好的作者会在嗡嗡作响的时代冷静下来，修葺自己的内心，等待，等待一枚或两枚心灵之果。

目录

1
声音

11
一潭清水

26
海边的雪

44
冬景

57
梦中苦辩

70
下雨下雪

81
激动

95
玉米

107
三想

122
黄沙

188
你好！本林同志

261
文学写作的神秘性

声音

芦青河口那围遭儿树多。大片大片的树林子，里面横一条小路，竖一条小路，非把人走迷了不可。因此河边的各家老人都常常告诫自己的孩子——特别是姑娘：没事儿，千万不要往林子深处走！

可二兰子倒蛮不在乎。她常钻到林子深处割牛草。家里人阻拦她，她就说：“不怕，不怕，我到年都十九了！”妈妈脸一沉：“十九了更不好！”二兰子把一截草绳儿往腰上一扎，提起镰刀说：“我去！我去！我偏去嘛……”

她这句话里带着怨气。家里养个老牛，肚子比碾砣还大，地上放捆嫩草叶儿，它伸出舌头抿几下就光了。大弟弟忙着复习考大学，小弟弟要进重点班，惟独她不被看重，忙里忙外，出工前还得去割一大早的牛草。割就割吧，她没上几天学，管“大”念“太”，常常忽略中间那“一点儿”，还不得割牛草吗？可近处的青草全被人割光了，不进林子深处行吗？谁愿跑路怎么的！她觉得妈妈太不体谅人。

好在二兰子还从没有迷过路。

早晨，还是很早的时候就进林子了。一路上，也不知踢散了多少露珠儿。太阳升起来了，光芒透过树隙，像一把长长的剑。小鸟儿就像不闲嘴儿的小姑娘，吵死人了！还是老野鸡性子缓——多长的时间才叫一声“喀喀喀”呀！二兰子总是这样：不管心里多么不痛快，一进了这林子就变得高兴了。大树林子绿蒙蒙的，多宽敞啊，她很想扬起脖儿喊一句，听听自己在这树林子里的声音。她知道，树林子能把声音传出老远、拖得老长，树林子真好哩！可她憋住了，她要赶去割草呢。她只瞅着脚下的草叶儿，急急地走。

她走着，地上的草叶儿嫩极了，一簇一簇，顶着露珠儿，闪着亮儿，二

兰子还不割吗？不割！不割！她继续往前走……地上的草叶儿墨绿墨绿，又深又密，简直连成片儿了，二兰子还不割吗？不割！不割！她还是往前走……又穿过几排杨树，跨进了杂树林子。看吧，这里的草叶儿才叫好呢！青青一片，崭新崭新的，叶片儿宽板板，长溜溜，就像初夏的麦苗儿。那草棵里面还有花哩，红一朵，黄一朵，二兰子先拣一朵大的插在头上，然后才解了绳儿，举起手里那把雪亮亮的镰刀……小鸟儿在头顶“喳喳”地叫了几声，清甜的空气直往鼻孔里扑，二兰子高兴极了！她盯着那镰刀刃儿，镰刀刃儿锃亮锃亮，反射着阳光，耀得她眯起了眼。四周空荡荡的，一个人也没有，她脸儿红红的，四面儿瞧瞧，心里一热，不知怎么脱口喊了一声：

“大刀来，小刀来——”

呀，满林子都喊哟！二兰子听到自己那声音了，听那尾音儿，在林子里还引起了一阵“啦沙沙沙……”的震动。二兰子恣得闭上了眼睛，一溜睫毛显得格外长、格外密。她大仰着脸儿，眼也不睁，嘻嘻笑着又喊一遍。“大刀来——小刀来！”

她喊完了，大气儿也不出，只用心听着那尾音儿。

这回的尾音拖得特别的长。奇怪的是，它好像飞到了老远的地方，又从那儿折回来。声音已经变了。二兰子听着愣住了！她一个字一个字地分辨着：是哪个小伙子在老远的地方接着喊哩！听听，他还在喊哩——

“大姑娘来——小姑娘来——”

二兰子赶紧藏到了一丛灌木后边。当她听出那声音是从远远的河西岸传过来的，才从灌木丛里走出来。不过她一颗心还在“怦怦”跳着，胆怯地向着河西岸望去——一团绿色又一团绿色，苇行、灌木，遮得严严实实，哪里看得见啊！不过这声音却是蛮嫩气，听那调儿，还是喊的普通话。二兰子小声骂一句“该死的”，就弯下身子割草了。

这天，她只默默地割草，连大声“哼”一句也不敢，生怕河西岸听见似的。割成了一大捆儿，她就无声地扛起来，踏着那林中小路儿回家了。

以后的早上，她每每来到林子里，刚要弯腰割草，就会听到河西岸那人在喊。“喊吧，喊吧，有谁理你才怪！”二兰子在心里说着，下狠劲儿割

着草，头也不抬。她挥动着镰刀，胖乎乎的手脖儿在绿草丛里一掩一露，像一截儿洗得白嫩嫩的藕。割呀割呀！割得草叶堆成小山，老牛吃得肚儿圆；割呀割呀，她一口气割了十天。十天里有十个早晨，有十次踢散那林中小路上的露水珠儿，也有十次听到那河西岸的呼喊。呼喊，呼喊，显你小伙子嗓子脆啊！显你小伙子甜咪嗦嗦（方言，意为“爱在女人跟前讨好”）啊！二兰子烦他。她这会儿开始后悔了：一个姑娘家，干吗在树林子里乱喊呀？你就不知道这树林子特怪——能让声音大上几倍吗？

二兰子以后割草时，故意用心听那鸟儿吵嘴——这就能忘了那个小伙子的声音。可是几天之后，她突然觉得这无边的树林子里好像少了些什么。少了些什么呢？花也在，草也在，鸟儿也在，手里的镰刀也在——少了些什么呢？她干活不勤快了，再也无心割草，默默地贴站在一棵大杨树上，伸出镰刀刮那衰死的老皮儿……她刮着刮着猛然记起了：是少了他那喊声哩！——他从河西岸走了吗？他哪儿去了？他怎么就一连这多天不喊哩！

二兰子扛着草捆儿回家，走在路上都没劲儿。她是太累了。

早上回到树林子里，她清了清嗓子，面向河西，用甜津津的声音喊了一句：“大刀来——小刀来——”

树林子哟，树林子哟！树林子又把这声音传走了，那尾音儿不消不失，颤颤悠悠，像琴！像箫！像笛！像鼓！二兰子料定这声音是那千千万万片叶子传动的，要不它们怎么老是唰唰地动呀？她半个脸贴在树干上，她等河西岸那个声音。正在她的心急急跳动的时候，那声音果然又一次传过来了——

“大姑娘来——小姑娘来——”

二兰子笑了。二兰子蹲在地上了。二兰子解了草绳儿。二兰子挥起雪亮亮的镰刀了。这个姑娘真能割牛草！

这天晚上，二兰子回家后怎么也睡不着。这都怨那月亮太亮了些，把个窗外的树叶照得绿莹莹的，怎么能让二兰子不去想那树林子、那树林子里的草？她今晚镰刀就搁在窗台上，盯着在夜影里放光的刀刃儿，自然尽想些割草的事儿了。十八九的姑娘了，俊俏得全村没有第二个。奇怪的是这么俊的姑娘，这会儿竟迷上割牛草了。早几年全村里都穷，

她和别的姑娘一样，读了两天半书就回家下地了。在田野里，她们都是成帮成群的，穿着镶白腰儿的蓝粗布裤子，赤着脚儿在柳行里跑、跳，拔刚露尖尖角的苦苦菜。苦苦菜做的小豆腐真香啊，妈妈一边吃一边夸，说村里这帮子姑娘黑头发、大眼睛，都像一个模子里扣出来似的，哪一个大了都能找个好婆家……二兰子一点点大了，再也不拔苦苦菜了。但如今她要割牛草。她想：“割吧，割吧，割到找婆家！”她睡不着，就想那林子，想来想去，竟觉得河西岸那青草一准会比河东岸的多——河东岸那青草原来不算多，也不算嫩！

天亮以后，她踏过一条独木小桥，进了对岸的林子了。这儿的青苹果真嫩、果真多吗？二兰子看不出来。她只是带着几分好奇似地蹲下身来，悄没声地伸出了镰刀……林子里的鸟儿也许吵累了，四周静得很，空荡荡的林子里，只有她那挥动镰刀的嚓嚓声。

割了一会儿，她听到了有人在不远的地方喊了一声。她的手一颤，镰刀滚到草丛里去了。她不知怎么有些慌乱，站了起来，很想回应一声“大刀来、小刀来”，却用手紧紧地掩住了嘴……绕过了几丛灌木，二兰子偷偷地趴在树枝下看着。她终于看到一棵皮黑如铁的老弯榆下，正有个人面向河东，用力地喊着。“是他了！是他了！”二兰子心里叫了一声，随手用镰刀狠劲儿扫了一下跟前的灌木丛。树丛发出了一阵“啪啦啦”的响声。

那个人赶紧转回身来。二兰子看真切了，也差点儿喊叫出来——这哪里是个小伙子啊：矮矮的个子，瘦干干的脸；一双眼睛陷得有点深，使上眼皮和眉骨处有一道深纹儿。他挺直身子站立着，那头颅也要往前探出一截儿——他是个罗锅儿！二兰子大失所望，觉得他就和身边那棵老弯榆差不多。他大概有二十八九岁了吧？她惊讶得嘴巴张得老大，在心里叫着：“天哪！天哪！这样一个罗锅儿，还有那么嫩气的嗓子，还会说普通话，只听那嗓门儿，那声音，你会以为他是个多‘帅’的小伙子哩。声音骗煞人！”

罗锅儿看到了二兰子，一下子怔住了！他把身子久久地贴到老弯榆上，让粗粗的树干挡住自己的脸。住了好长时间，他才不得不从树后走出来。

二兰子见他走了过来，警惕地问了句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哦，割牛草，割牛草……”他慌促地点一下头，蹲到了二兰子的脚下。

二兰子退开一步，才发现原来自己刚才站立的地方，放着一根麻绳儿、一把窄窄的小镰刀……

他们都割开了牛草，谁都不说什么话。小罗锅儿敢藏在树丛里喊“大姑娘”，“大姑娘”真地来了，他却怕羞似的一个人跑到一边割着草。也只是不了一会儿的时间，他就割了好大的一堆，速度快得简直让二兰子吃惊。他异常麻利地将草捆儿打好，然后就倚在草捆上，掏出个小本本看了起来，嘴里不停地咕咕哝哝……

几天过去了，他们两个都默默地干着。二兰子看小罗锅儿还算老实，从岁数上分属于另一搭儿的人，自己又耐不住寂寞，就上前搭讪着说起话来了。她知道了他大号叫李双成，就是西岸村子里的，负责队里三头老牛吃草。二兰子也告诉了自己的名字，告诉自己成天早晨在河东岸割草。小罗锅儿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她，笑笑说：

“听你那声音真甜脆哩！我怎么也想不到是个割牛草的。我还以为是‘戏子’哩，出来练功……”

二兰子热得解开衣怀，露出了一件薄薄的、带小碎花儿的衬衫。她笑着把镰刀钩到肩头上说：“咱不是‘戏子’，咱还不识字哩……”

小罗锅儿站在她对面，温和地笑着，每听一句就点一下头、咽一口，那颌下的喉结也随之上下活动一次，好像不仅全听准了，而且记住了、装到肚里去了！

二兰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重视她讲话的人，心里一阵畅快，就说了好多好多。

第二天，二兰子割草的时候，小罗锅儿就立在一旁看。他觉得她这样是割不快的，于是就要过了二兰子手里的镰刀。

他要做个示范动作了。

他背向着二兰子蹲在了地上，头也不回，只示意她看准、看透彻。然后，他右腿跪在了地上，左腿向一旁伸开，上身儿向前伏去，再伏去，就像要倒下似的。这时候，那右手里的镰刀才伸出来，那左手的手指才拢到一起。镰刀动起来了：不是推，不是拉，不是砍，也不是割，而是像在草丛

间划小圈儿！那左手配合得也叫好，触着抖动的草叶儿，一按一转，拍拍、拢拢，就像揉面团似的……青青草叶贴着地面给齐齐地割下来了，变成一卷一卷，一堆一堆。他就在这绿绿的草堆儿里活动着，整个身子有规律地晃动、俯仰，从容不迫地向前推进，就像游泳一样。

二兰子看得傻愣了！

她马上要过镰刀，就像小罗锅那样把身子靠近了地面，一招一式都仿他，但她动手割时，总不甚得劲儿，不但割不快，还差点割了手指……二兰子有些懊丧地跳了起来，请他重做一遍。她这次眼睛也不眨，从后背看，从前头看，从他的侧面看。突然她像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，拍着手掌嚷：

“怪不得哩，那是你自己的法儿哟，那是你一个人的法儿哟！你是借了那罗锅的弯儿……”

她喊着，高兴得什么似的。突然，小罗锅“呼”地站了起来，仇恨似的盯了她一会儿，然后“啪”地摔掉了手里的镰刀，转身离去了。

“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”二兰子吓了一跳，紧迫着问道。

小罗锅没有理她。他走了老远，直走到那棵老弯榆下才停了下来。他倚着树干，默默地抚摸着黑色的树皮，一声也不吭。

二兰子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话语伤了他，就不做声了。她低头看看脚下的青草，又抬头瞅一眼小罗锅，发现那双有点深陷的眼睛里，有两点火星闪了一下。她伸手从一旁的槐树上取个叶儿，放在嘴唇上，“啵”地一个吮了个响儿……她说：

“哎呀，你真是个要强的人哪，看不出来！”

他没有做声，只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忙活去了。

像过去一样，也是刚住了不大一会儿，二兰子就看到他靠在捆好的草捆上读那个小本本了。她觉得新奇，就走到近前问他读的什么？他翻动着书页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没什么，一本书……”

二兰子问：“上边有描的花儿人儿吗？”

他摇摇头：“上边尽是字儿……”

二兰子鄙夷地撇撇嘴：“哟哟，那能看出个什么来！”她嚷着，突然又想起了什么，问：“你一直在这儿割牛草吗？”

小罗锅摇摇头：“刚割了半季。我原来在学校里教书……”

“你教书？！”二兰子吃了一惊。

他点点头：“是个‘民办’。后来师范毕业生多了，‘民办’有的要下放，我就给下放了。”他说到这里惋惜地搓弄着手掌，又碰碰身下的草捆说：“老支书让我割牛草，他说：‘你身子骨不硬，那活路也轻松……’我就来割牛草了。”

二兰子赞同地说：“割牛草好！瞧你一会儿就割下这么多，然后净落得玩儿了。”

小罗锅听了，却激动得从草捆上跃起：“那我就割这一辈子的牛草吗？”

二兰子看着他那样儿，觉得一阵阵好笑，心里说：“割一辈子牛草有什么不好？连我也割牛草咧！”

小罗锅额头上渗着汗珠儿，涨得红红的。停了一会儿，他才蔫蔫地躺在了草捆上。他长长地吸了口气说：“听说公社工艺品厂要招懂外语的，这会儿正物色人呢，我想去找管工业的张书记……”

二兰子愣了一下：“你连外国话也会说吗？！”

小罗锅摇摇头：“还不能算是很会说……”

二兰子觉得有趣极了。她一迭声地喊道：“‘镰刀’怎么说？‘割牛草’怎么说？‘大树林子’怎么说？”

小罗锅很认真地一个个说了一遍。二兰子笑了：“也听不出什么来，不过还真是怪好听的……哎呀你真能哩！你怎么学的？”

小罗锅两手枕在头下，大仰着脸儿，望着那插向天空的树梢儿，好久没有做声。停了会儿，他声音缓缓地说：“我是来割牛草才开始学的。每天早晨，我天不亮就来到这林子里，背单词，练发音，露水珠儿滴到我脖子里……等树林子亮起来，我就合上书本，伸一个懒腰，要割牛草了。那时候我已经学了一个大早，心里兴冲冲的，河东岸喊来一声，我就应她一声……”

“你应什么不好呢？你偏喊‘大姑娘’！”二兰子装着生气地插上一句。

小罗锅的脸红了。他把身子扭到一侧，避开了她那目光。他接上说：

“我学得真难哩！背一个大早的单词，割一捆牛草就全忘光了。我差不多都要急哭哩，我学不成了吗？我不想它。我只知道自己这个人有股特别的拗劲儿，用来学外语正好！我只想：英语单词啊，你真难对付！你是什么做的？是生铁、是石头、是金子吗？我要一点点地磨，把你磨成粉面！我只想：人就像这林子里的鸟儿那么多，多么巧的嗓子都有啊，要用上我，我就得比他们高出一大截儿……”

二兰子敬佩地看着他，点点头说：“你行，你去制品厂呗，你是不该割牛草……”

小罗锅瞪着眼睛，像僵住了一样，直直地瞅着她。直停了好长时间，他才说了句：“明天，我就去找公社张书记！”

第二天，那是一个大晴天。

二兰子知道他去公社了，她要一个人呆在林子里的，但她却早早地来到了原来割草的地方。她无精打采地拉了半晌镰刀，胡乱收拾起一地散乱的草叶，然后就坐在那儿，用镰刀刨着湿乎乎的泥土玩儿。快近中午的时候，身后树叶唰啦啦响，小罗锅来了。二兰子一见，立刻从地上跳起来问：

“张书记准你了吗？”

小罗锅不言语，倚在了二兰子刚刚打好的草捆上。他停了会儿说：“张书记亲自跟我谈过话哩。他说如今不会埋没人才的，不过已经有好多懂外语的来报过名了，厂里决定通过考试取两名……”

“哎呀，才取两名！”

“就是取一名，我也要去应考的！”小罗锅声音低沉，但却非常有力量。

二兰子不言语了。不知为什么，她这会儿老在担心小罗锅会考不中。

小罗锅斜躺在草捆上，抽根草梗儿在嘴里咬着，皱着眉头苦笑了一下。他仰望着树隙间那蓝蓝的天，突然问了句：

“二兰子，你，生下来就这么好看吗？”

二兰子毫无准备，脸蛋儿马上红了。她把脸转到了一边，生气地撇起了嘴巴。

小罗锅似乎并没注意她的表情，仍在仰望着天空，接着刚才的话茬

儿说下去：

“你长得多好看哪！你太有福了……哦哦，这是天生的，花钱也买不来的呀……我哩？我生下来弱得不像样子。爸爸要把我扔到沟里，是妈妈抱住了我。你看，我就是这样活下来的——好像压根就不该活下来一样。不过我活下来，就要像个人一样地活！那些混乱年头里，一个身上有缺陷的人受得欺辱格外多，可就是在那时候，我夜里做梦也梦见读过的书，书中那些建立伟业的将军……妈妈常常说我：‘孩子啊，你这样不好，你太能争强好胜了！’我问妈妈：人，不就是要争强好胜吗？！”

二兰子很感新奇地望着他，觉得他拗极了。她像自语似的重复着他的话：“梦见……将军！”

他说着说着激动了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急急地在地上走着。那窄窄的额头上又热汗涔涔的了。他昂头看着二兰子说：“做人就是要讲究这个，怎么我们非得割一辈子牛草不可呢？我们不行吗？我们都行！割牛草行，干别的，也保管行咧！”

二兰子手里握着一束草叶，一边编弄着一边笑吟吟地说：“你行哩，咱不行，咱连个字儿也不识。咱割牛草，割到找婆家……”

小罗锅听了，猛地转过身来，直直地仰脸望着她，那神情里有惊愕、有惋惜，甚至还有不能抑止的愤怒。他就这样望了一会儿，那声音突然变得嘶哑了，低低地呼喊着：“你不行吗？哎哟，你十九岁活灵灵，怎么能不行？！听你那嗓子，你能唱戏哩！瞧，你那眼，大双眼；那眉毛，又尖又细又长啊！你那身条儿，啧啧，走起路来……哎哎！你怎么？！你平常不知道照镜子、照大镜子吗？”他说着，两个按在膝盖上的手掌微微抖动。突然，他又看到了什么，一把夺过了二兰子手里正编弄着的那个东西，放眼前细细地瞅，那略微有些下陷的眼睛越瞪越大。他看着看着，“呀呀”地喊了起来：“看哪看哪！这就是你刚刚儿——忽儿编出来的吗？哎哟，多好的一头小草马呀！你多能，多巧啊！简直能当‘编匠’哩！你就不知道看看你自己！你还说不行，你干什么都行——你看我——再看你——你怎么还说不行呢？！”

小罗锅急切地地望着二兰子，激动得不知怎么才好，那下颏骨不停地颤动，一双手在腿上使劲地摩擦了两下，又转身在地上急急地走动起